

定襄縣補志

藝文上

義

(25058)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

傳贊

序記

碑碣



文之為藝情致遠矣非博雅君子未易語此故班孟
堅著漢書分為十志以藝文終後之作志者因之
山川風土政教典章官師人物沿革興廢之故散
於各志中者胥於藝文紀之令學者原始要終瞭
如指掌斯亦古今得失之林耳故襄志廣記備輯而
補之以紀鴻筆之彥云志藝文

傳贊

山西書局
地方文獻

趙世家傳

司馬遷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召毋卹至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簡子乃召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

以置毋卹爲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簡子卒毋卹立是爲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伯魯早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

知伯乃立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強於韓魏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

霍大將軍續傳

傅山

霍大將軍名光字子孟仲孺次子去病異母弟也生於定襄東霍村從兄寄居平陽初爲奉車都尉後拜大將軍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迨武帝臨崩察羣臣惟將軍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賜將軍受遺詔輔幼主昭帝有社稷功圖形麒麟閣昭帝崩無嗣徵昌邑王卽位而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將軍數其罪而廢之降爲海昏侯立宣帝有功封博陸侯及薨帝及皇太后親

臨喪送葬茂陵諡曰宣成朱子謂伊周而未能輔幼主者莫如霍與諸葛也傳曰爲人臣止於敬其霍大將軍之謂乎

傅子曰世以霍大將軍專權取禍不學無術譏之過矣夫將軍居大臣之位而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愚意以爲非純於大學者不能也而真德秀作大學衍義竟斷之以專權取禍不學無術何也以其夫人顯鳩后而將軍不誅故謂將軍專權取禍不學無術也愚謂不然顯果鳩后耶將軍宜以罪加顯不待帝知而早誅之后非顯鳩耶將軍乃誅其無辜之人其得爲託孤寄命之大臣乎且將軍自廢昌邑王後帝每見之背如芒刺坐若鍼氈其生平忠直嚴敬足動主上可見觀將軍之薨族隨被夷帝之芒刺鍼氈之恨不大彰明較著哉或曰后之死嬖人之鳩也非顯也既非顯何夷其族爲昔帝方召猛將謀臣者曰吾欲云云將軍對曰陛下內不修文而外徒耀武奈何欲效湯武之征乎帝聞之即驚汗浹背而罷朝謂

閹曰甚矣霍光之嚴憚也由是觀之譽耶畏耶或曰將

定本補正 卷二 四
軍小心謹慎沉靜詳審譽也非畏也譽焉而夷其族不亦誣乎敬止而譏其驕恣不亦過乎嗚呼敬謹爲人臣之道縱恣乃招禍之由將軍夙秉重權而克有濟者其以此乎沉靜則不浮躁敬慎有其體詳審則不粗率敬慎有其用安得爲人如此者而與之事君乎行步之微亦必有常其小心爲何如誠足爲世法也世以將軍專權取禍不學無術不亦左乎噫專權取禍不學無術之言以譏董卓輩可也大將軍道符伊周德配武侯豈可
以此譏乎

又曰世說大將軍四體缺一能修身治國平天下而不能齊其家以其夫人顯與子禹自將軍薨行驕淫不軌奢侈日甚故曰缺一也獨不聞自古能齊其家者莫如文王而文王不免有管叔之子囂訟不肖者莫如丹朱而丹朱且有帝堯之父孔子刪詩序書並不言唐堯周文之缺一而世之好事矜能者竟謂將軍之缺一也愚甚惑焉大學傳曰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老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若謂不

然經不曰身修國治天下平而必曰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乎考將軍列傳稱將軍出入禁闔二十餘年小心謹慎爲大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卽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是真爲臣能敬止者也朱子輯於小學以實敬身宜矣又曰昌邑王奔昭帝喪居道上不素食將軍數其罪而廢之王西面拜曰愚戇不能任漢事起就乘輿將軍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以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涕泣而去此乃漢之伊尹也愚嘗客定襄適見霍氏家譜載將軍有庶子名鈞者抱譜遯荒以存宗祀後不罹於禍今之霍氏皆其苗裔也由此觀之將軍之子有賢有不賢亦猶帝堯文王之子有賢有不賢也而說者詎可以缺一譏之乎嗚呼武王至聖也而不免東坡有非聖之論將軍任中亞聖也而不能使西山無不學之譏哉

賀惟忠列傳

宋史

賀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騎射周祖將兵討三叛惟忠謁於道左自陳其有武藝周祖悅之卽留置所部

洎開國得隸世宗帳下奏補供奉官不辭輒入朝世宗怒之及嗣位終不遷擢初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邊有功尋遷正使開寶二年太祖駐常山以惟忠爲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嘗中流矢六年金瘡發而卒太祖聞之嗟悼卽以其子昭度爲供奉官惟忠性剛果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畧在易州繕完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昭度至西京作坊使涪化中知通遠軍有罪當棄市減死流商州

附錄

甄尙書異聞誌宋賀孝肅公名忠字毋欺定襄藍臺人性至孝父祖珍嘗得心疼症公晝夜不眠以禱上天天格其誠降紅丸三枚於庭其大如胡桃其光若星明丸上有文字曰瑤池真丹以濟心疾公輒取爲父服之立愈人咸謂爲孝德所致云

呼延贊列傳

宋史

呼延贊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贊少爲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直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

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爲馬軍頭稍遷內員
寮直都虞侯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
兵要及樹營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
裝執鞭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
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槩槊賜白金數百兩
及四子衣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都
軍頭淳化三年出爲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
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
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

宮內外都巡檢真宗嘗補軍校皆敘已功或至謹諱實
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
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
知分三年元德皇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贊有
膽勇驚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
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
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
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性復鄙
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

常病贊判股爲羹療之贊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軍頭
孫狀元小傳
中州集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定襄人天會六年經義第一人在
太學時遊金明作詩云片片桃花逐水流東風吹上木
蘭舟隔溪紅粉休相認年少孫郎不姓劉弟九疇億俱
有時名三人同榜登科吳彥高贈國鎮詩云孫郎有重
名談笑取公卿清廟瑟三歎齋房芝九莖其爲名流所
稱道如此吾州文派先生指授之功爲多年八十餘卒

趙愚軒小傳

中州集

趙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
鞏西簿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
以後有詩名河東李屏山爲賦愚軒有落筆突兀無黃
初之句愚軒宜之自號也用是名益重南渡以後往來
洛西山中間閒公雷御史王子文許至忠崔懷祖皆愛
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詳雅既病廢無
所營爲萬慮一歸於詩故詩益工若其五言平淡處他
人未易造也宜之之父名淑字清臣由門資敘與先隴
城爲莫逆交故好間交遊間得宜之之詩爲多子願有

隱節

元遺山真贊

元郝經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與坡谷爲鄰歌謠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飲醕而乃藝香讀易坐席凝塵假耶真耶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耶

補雷侍郎遇仙傳

劉嗣漢

侍郎諱澤字時霖明天順甲申進士累官光祿寺卿卒贈侍郎襄之張村人少貧有才名能文章美豐姿未娶

村外爲小室讀書偶出適一女過容色閑秀攜一筐筐內有花雷以嫌避之回隨心異之曰此冬日也彼所攜花何以若鮮出視之已去不見至晚有扣門聲雷開視月中所見隱隱日間所遇雷驚異不敢納女忽先入坐室中雷益異之問其夫父母皆曰無問所自來女徐曰我無來處雷大異之且益驚曰卽妖怪當速去女微笑曰我亦非妖隨以詩挑雷雷以詩拒詩再四兩情漸相近遂留宿明旦去不知所之至晚復來自是往來不絕兩人甚相得明年元宵兩人對坐雷曰聞揚州燈甚美

惜不得見女曰不難但閉日至時方開雷如言遂御空
行耳中風聲如雷貫俄曰至矣雷開目視燈火煌照人
烟歌管市肆臺榭之盛俱所未見少時城中所有幾歷
徧女以歸告仍閉目如去時狀及歸去時所焚香尙未
盡當雷之去揚州也心竊異之因記其稱名地後訪揚
州來人果如所見云是夏初晚天甚暑雷曰不得一納
涼地女又曰不難少頃忽坐一地似女牆堦口而兩人
膝坐寬然有餘地北望月白風淒迷離沙漠之狀問之
則曰此邊牆也移時漸冷因告歸去來御空如去揚州

狀女亦能文雷所爲文能上下其議雷文亦進雷若將
終身者女忽告去雷固留女曰我非君妻緣止此耳西
河頭村蘭某女君妻也雷曰蘭富我貧必不許女曰但
求之自有機耳問後會女曰年月日尙一面問功名女
曰中進士官幾品又曰君有厄指天誦云云我來救君
官幾時當歸遲恐有變言畢去不復來雷大失方女之
別雷去也兩人各有詩詩不記又自初遇至別去中間
爲詩甚多俱不記求婚於蘭果不許後登鄉薦蘭乃許
遂成婚後會試貢院忽火火偏雷雷惶惶無以爲念記

女所教語誦之空中下一手大不可狀翠雲出隨之出者甚衆是說也余又疑之然聞明季貢院亦實有火災事以號舍皆木爲之故也事在天順七年癸未科二月次年甲申八月詔復舉會試雷以是科彭教榜成進士官於京後有所出路經古廟偶入視其坐像與所遇女容貌偁肖雷忽驚失目視之遲遲不忍去計其時則所言後會年月日也官幾年忽憶所告歸期以事牽不得早去遂卒於官卒之日一鶴翔鳴空中聲淒清若甚哀者及葬鶴復來葬後立墓側人近之則起三日後遲遲去入雲不見噫鶴耶仙耶

喬參軍傳

李祖陶

上高
人

參軍喬公名遷高字元柱山西定襄人家世宦達父鍾秀任陝西安定直隸安平知縣遷高由恩貢生授永平府通判遷陝西鞏昌府同知本府知府時天下已亂陝西爲流賊發蹤之所遷高屢平土寇勞績甚著天子知其可用擢按察司副使命監督師孫傳庭軍出關討賊是時李自成已陷洛陽繼陷開封傳庭督軍戰於柿園大雨連旬糧不至士卒凍且餒故敗仍退歸關中乃益

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制火車三萬輛選壯丁將之
奏用降將白廣恩爲火車總兵高傑副之然傳庭計守
關扼京師上游不欲速戰常中夜呼遷高曰我以權宜
任此兩人豈自成敵哉且我軍初集若遲久閑習以乘
賊敝庶可用遷高亦以爲然會朝廷趣戰甚急秦士大
夫復譁於朝曰督師不出關收者至矣乃不得已出關
賊萬騎迎敵擒其驍將砍賊坐纛尾自成幾捕獲軍聲
大振天復大雨七日夜不止糧車不得前士馬多饑遷
高繪已像遣人持以乞糧題詩其上有我身不及沿門

跪故遣丹青繪我顏之句聞者悲之而糧究不能集還
師迎糧賊追之返轡還戰賊陣五重已破其二重矣賊
驍騎死鬪官兵陣稍動推火車者怖曰師敗矣脫輓輅
而奔賊乘之遂大敗官軍死者四萬遷高隨督師取僂
道過河入晉轉達潼關自成率大衆攻關關破高傑走
延安廣恩走固原其他將吏紛紛奔竄惟遷高隨督師
收散卒圖還保渭南賊追及遷高與督師皆力戰手刃

賊無數躍馬大呼而歿於陣

山西通志作闕城破提劍巷戰大聲呼曰我監軍道

喬某也手刃數人知不支遂伏劍死與正史暨紀畧不同附註於此

後賊陷太原至忻州

拘遷高次子象觀索金帛不屈死婦史氏聞之亦死論者謂父死國子死父婦死夫一門忠節而順治間有武進士喬良玉者卽遷高第三子也

李祖陶曰明末有督師二人一爲宜興盧象昇一爲代州孫傳庭皆大將才足以捍禦邊陲能辦賊者也象昇之敗由忤楊嗣昌而故置之死地傳庭之敗由促之出關而天復大雨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象昇之贊畫爲清江楊廷麟明史爲立特傳傳庭之監軍爲定襄喬公其勞迹與廷麟同而死隨督師躍馬大呼尤爲轟烈乃

明史無傳僅於傳庭傳末帶書其名而不言其爲定襄人倘非綏寇紀畧詳之則百世下幾無可考矣昔方望溪先生嘗謁萬季野於京師季野時爲橫雲山人草創明史索觀傳目南人多而北人少訝曰君何偏袒至是季野曰南人好名一鉅公歿家有狀門生故舊有傳誌史館一開則因緣來上故採之頗多北人務實作史者不能詳其本末惟據實錄一二語不能成文故多畧然吳梅村綏寇紀畧季野不容不見見則如象昇傳之附見侯宏文可也乃并定襄二字沒之疏畧之咎焉能免

哉吉安太守李子畚先生定襄人也手書監軍事狀示予因次第之爲立傳監軍有知其可瞑目於地下矣太守謂代州有孫督師廟旁肖喬公像從祀雁平道陳公學穎所建此舉快人心矣然乾隆間勅修勝國殉節諸臣錄贈官賜諡詔所在皆得立祠致祭典禮崇隆超越百代以此例之喬公應得贈諡定襄亦應立祠而未嘗舉行尤缺典云

樊孝子別傳

李祖陶

六腴過余袖出一紙索爲文余閱之謂定襄南關有樊灝其人者父在能色養開酒飯舖爲生一切家用取資焉其父喜博乏錢則來舖討取久之似不便明言灝知其意卽付鑰匙於父而託詞他往伺父自開櫃取錢去而後入供養極甘旨每日開鍋第一碗飯必先送父喫如是者有年孝聲播於一邑山僻倪耄無不知之一日有遠鄉年邁老人冒寒負薪至伊舖飯灝問爾有子否何年老猶受此苦也鄉人不知爲灝漫應之曰吾若有一子如樊灝者則必不受此苦矣灝聞言待之愈殷食畢

其人出飯錢灑不受鄉人怪而問之灑曰吾即爾所望
有子之樊灑也鄉人慚失言謝而去灑弟姪皆讀書入
泮有子獨未就人惜之灑曰吾孫當有興者孫源達曾
孫佩玉果皆名列膠庠元孫五人登鄉科者三皆爲縣
令廣文人咸以爲孝德之報云

李祖陶曰余嘗讀陸清獻公三魚堂集中有記某家兄
弟四人輪供其父其父好博其子於父座後設一櫃投
錢數塊其中父飯罷卽攜錢一塊而出與衆熙熙錢畢
復取子亦暗行添錢不令乏絕今觀灑事正與之類豈

非孟子所云養志者耶末世父借糶耨有德色母取箕
帚而誅語其可令灑聞且見耶至於飯舖之飯喫者眾
矣而開鍋第一碗必以奉父養而能敬雖孔子亦必許
之爲孝矣鄉人不知而面斥其名則又與韓康伯賣藥
事絕相類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豈通論哉六腴述灑事
亦未甚詳然卽此數端其生平已概可見觀灑之孫聯
科入仕天之報施善人不大彰明較著哉

李孝子傳

王贈芳

定襄西河里有隱孝子曰李彥俊字文德今知吉安府

事子畚太守鎔經之曾王父也以曾孫貴 贈中議大夫孝子少孤貧繼母性嚴稍拂意必長跪待罪命之起乃敢起耕田供子職粟米錢布惟母所欲與一日場圃黍穡後藏穀數石其妻以告孝子曰此必母所以遺賦故者慎勿言服勞養志出於至誠久之母謂曰吾乃今而知汝之真孝順矣撫之如已出初孝子以一器貯油售之數年不竭用是厚所獲後家人移器他所見一物僵其下狀如蛇或曰此錢龍也油乃竭而家漸饒矣人謂天所以助孝子年近六十舉鄉飲賓嘗夢人語曰汝年得六十一後果然今没且百年子孫列庠序進秩封贈有差太守中嘉慶丁丑進士來守吾吉多惠政表章風教甚切贈芳以先祖父兩世孝行錄求序翼日太守乃述孝子事以傳爲請曰傳聞僅此矣慮愈久而就湮也贈芳謂得此可概其餘遂次之著於篇

論曰孝隱德也人子所不忍言也非但不居其名抑並不自知其孝子先兩世 旌門並在身後先大夫存日或以孝稱輒走避族里謀請 旌泣曰是重吾不孝也贈芳少孤先夫人謂之曰辭其名者孝子之心汝不可

不章其實微先夫人命則名幾晦矣孝子沒已久無文
字紀載至太守而章之北方質樸風氣固然而孝子之
自隱其名尤可尚也論者謂錢龍事近誕然觀南史載
梁帝幸元洲苑所見稗史載湖洲城農民所拾與夫毗
羅寺奴拜倉龍而米自盈者又實有其事也夫鯉躍雀
飛董生粟滿史官書之皆爲孝徵矣語曰誠能動物信
夫

樊孝弟先生真贊

邱鳴泰

孝弟先生在一家爲孝子在一鄉爲弟弟在一國爲名
士在天下則又孔子之得見君子者非但爲善人有恒
而已甲子冬十月獲拜先生像於其曾孫鳳儀書屋乃
爲之贊云

以道學則方辭胡爲有歉以德行則視祥覽爲不忝其
心日月並明其貌璧圭無玷黃頂青衿讀易坐簟清風
凜如卽溫望儼古之所謂夏瑚商連雖未至不器而措
置於清廟明堂之上者其表亦可以師諸百世

郭息軒先生墓茶贊

陳元普

息軒郭先生名郭金定襄人也少有道契終與俗違超

定襄縣志 卷二
然物外儒釋同歸仙遊六百餘年墓茶顯應黃龍白馬
之閒療人疾苦歲以千百計里人咸神之爲起六角亭
祀先生其中贊曰
痊仙骨植仙莖匪茶斯馨馨以德匪茶斯靈靈以真達
之亶亶息深深

廣宗令牛公傳

李銘經

牛公諱玉怡字恭叔定襄人也雍正癸丑進士卽用知
縣初補廣東恩平縣甫數月丁外艱以母老不出母卒
服闋授直隸廣宗縣甫蒞任聞隣縣前歲被蝗知蝗有

遺種令民於接壤處密掘馬蹄坑是歲螭復生不飛而
躍其躍入廣宗境者爲坑所阻隣縣復被灾而廣獨無
恙乾隆三十六年自春及夏不雨公捐廉募夫築堤於
城外先是城外有廢河淤塞百餘年未幾驟雨連旬水
大至賴堤捍衛城中得無患民以爲神作生祠於邑之
西名其堤曰牛公堤廣宗舊有書院久廢公倡捐修復
之並儲膏火越二年稱疾致仕新任至民始知之羣遮
道或卧轍不聽公去爲買屋城中競餽粟布曰請父母
更留此十年公不可期以一年至期民爲備輿馬數百

人送至家叩頭大哭而去公閑居時民某嗜賭無賴其妻績布某竊之妻泣曰是將以餽牛父母耳某愧甚持布獻公自陳不諱且矢不賭由是改行公去任後廣民思慕之至飲食必祝曰願公後人仍宰吾邑後廣民至定襄貿易者必至公之門叩首乃去公於大堂東壁書清慎勤三字西壁書威明斷三字廣民作雕欄護之比之召伯甘棠嗚呼觀民之所以待公而公之施於民者可思矣邑人劉明府齊芳公門人也官柏鄉知縣甫至境士民郊迎者以千計曰聞父母固廣宗牛父母之門弟子是必不名一錢之楊繼宗也吁數十年之後隣邑之氓尚稱述不置非實有使民不忘者而能如是耶劉公書公遺事數條子因次第之爲之傳

李鎔經曰聞公精於易不煩卜筮而能先見如旱歲築堤以備水患非先見之徵耶公嘗語門人曰易理自明第求之者自滋疑妄故終身不解也著有易解四十卷藏於家嗟乎公之精於易公之明也公之保民如保赤公之誠也既明且誠以方古之循吏豈有遜哉

樊孝子神顯傳

廖朝

樊孝子名榮祖字紹先鄉諡神顯孝弟先生之孫映紫
先生之子也孝子家世以伊洛傳燈不以名利介懷孝
子母傅孺人乃傳文恪公之元孫女西安太守之曾孫
女也育養名門生有賢德性甚莊嚴教子有法當娘孝
子時睡坐不側席口不出敖言孝子甫五歲不與羣兒
嬉戲終日侍親側不命之坐不敢坐六歲能詩堂伯生
員以慙嘗攜之玩月於晉昌書院以中秋月爲題命之
詩孝子隨口進一絕一律其絕曰皓月臨霄澈四洲更
深冰色一輪秋清光萬里情懷夜照見古今謫宦愁其

律日月到中秋景倍清添來畫意與詩情鏡開天地十
年古影落山河萬里明玉兔騰輝臨五夜銀蟾耀采澈
三更何人直上廣寒殿獨唱霓裳第一聲七歲文才異
人邑孝廉輦獻德見而甚愛之嘗引於桃園食桃孝子
懷五枚拜辭墮地德曰樊郎作賓客而懷桃乎孝子對
曰微命書生雖不肖漢陸公紀之爲人所欣慕焉德大
奇之許作東床選九歲母淹病在床孝子時有憂色朝
夕不離捧杖驅蠅不假指使如是者十有六年母即長
遊孝子哀毀骨立枕衾常不乾而父前則勉強節哀恐

父憂已滅性也孝子以家貧親老供養無資早棄學而規什一於市屢夫婦嘗食糟糠而養親必有酒肉且有必請與必曰有之誠瀨江鍾公一誠聞而贊之曰此真可謂事親若曾子者也乾隆三十年繼母徐孺人染病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孝子往牛家滙未及剖而冰忽開雙鯉躍出持歸供母母病立愈孝子雖服賈奔馳而朝出夕返不敢一宿於外使父懸念一日從受祿鎮歸適滹沱河洪波濫湧侶伴皆反孝子獨渡普賢寺法僧力止之孝子曰日之夕矣吾父必將望我也我弗歸父必來矣可使父有不測乎吾意決矣僧見孝子入水時有一叟乘船渡之隨後有一喬姓偉男以爲彼能渡我何懼焉及中流竟漂去賴孝子挽於船得不死及登岸叟船俱不見此其孝德感召之神也燕平王公之屏聞之以善體親心四字匾獎之映紫先生弟少甫金甫皆乏嗣孝子體父友于之愛以事諸父奉養不遺餘力二十五年金甫先生患腿疾孝子衣不解帶者兩月夜輒默禱於上蒼金甫卒心喪三年族黨皆賢之及父母終哀痛特甚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茹菜果期年廬墓三

載櫛沐俱廢服闋猶素衣青裳人咸稱爲終身之孝又嘗繼父志以睦親鄰凡喪葬婚姻輒以節儉所儲賙助之及染病將終呼子孫出賬目親視之焚焉囑曰分多潤寡分也汝輩皆當效之言畢端坐瞑目長笑而逝嘉慶八年二月奉部授縣主簿職享壽六十歲閩邑士民感其孝私諡曰神顯

贊曰詩咏繩祖書稱紹烈信如神顯乃徵其實孝子之祖曰翰悌弟也伯祖曰灝孝子也曾祖曰虞佐義士也七世祖曰尙簡理學名儒也四世祖曰睿七世伯祖曰啟東皆忠孝雙美者也語云名因實起孝子之於祖信乎其能榮也孝子之於先信乎其克紹也

垣曲廣文高文愍公傳

吳德光

文愍高公名一元字映垣定襄南關廂人性迂謹言動不苟既長受書見古人忠孝大節輒心慕之常掩卷嘆息以不及見其人爲憾間有見之著述者皆抒寫胸中正氣以扶名教綱常之作也補博士弟子員聞鄉賢鞏惺齋夫子講學往從之遊惺齋夫子不輕許與顧獨謂公善也既辭惺齋夫子設教城市清苦刻厲尋食廩餼

然運蹇竟弗偶嘗并日一食五日兩食出貢後益復無
聊賴至以賣卜爲生活道光二十八年以部銓就教垣
曲年已七十二以廉恕得士心咸豐三年楚賊入晉公
爲縣令晏宗望畫守城策以忠義激勵百姓捍守城堞
晝夜巡視賊抵城下擲鋒刃投矢石與賊抗拒者無虛
刻賊穴地擊礮城陷蜂擁上守者見勢不支四散公旋
學宮整衣冠坐明倫堂上賊至脅降公罵數百言不止
賊怒發亂矢射死相謂曰好官也殮之時癸丑八月二
日也其衣帶中有贊曰訓導何事孔仁孟義臨難毋免
致命遂志甯武則愚我今庶類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
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自謂能之一旦見危輒
心悸色變未有不懾者公挺特弗畏論衆大義從容就
死可知其所蓄積也

論曰予嘗聞之垣曲人公取與一介不苟而以廉恕得
士心今觀於處髮匪之事益信惜乎位卑任輕不得執
政以坐消夫禍亂也然死王事之臣不一或從容或慷
慨均死也慷慨而出於從容者幾人哉若公則可謂從
容矣公生平著述皆散佚不存今所見者送從軍者一

定身補元 卷二
詩草耳予以其慷慨激昂之作也每樂觀焉

樊福恒張開東合傳

教諭 牛兆麟

樊福恒定襄瓦匠也貧且窘乾隆乙卯二月拾遺金二百還其人余聞而奇之既又得張開東湖北蒲圻人不考其從來亦不詳其闕閱見遺山祠堂記而知其人也其人徧遊海內訪名山大川奇人傑士始終足跡所歷者數萬里及走定襄欲爲遺山立記不果既又囑朱南厓定之余至神山訪其遺跡神山者遺山讀書之處即張公留記之地也荒烟蔓草古剎巍然而故老僅有能

道之者蓋段文昌刷去韓碑久矣於是慨然念斯文之不振不特生斯土者不能原古人之迹而顯之即他鄉羈旅欲存十一於千百而亦不可得則甚矣斯地之無人也雖然莫謂無人也如福恒者又可多得哉夫福恒生爲賤役不識詩書其輕財重義往往爲士大夫所難而獨毅然爲之蓋其天性有過人者余方悲記之湮沒而思其事即欲以福恒配之或曰福恒定襄人也張公非定襄人也福恒賤工也張公學士君子也得毋嫌其不類乎余曰不然士君子留心當世首重人品何疆域

貴賤之分福恒潔清自好超然物表洵爲吾輩之師而張公文采風流尙友於古皆竒男子也一以義著一以文顯兩人者固由余一心而合之也又何或間也哉獨惜福恒生於窮鄉未曾覩其面張公則海角天涯稽考無由僅記其遊西北一路所稱舜廟三皇墳及恒山五臺青塚白登雁門等蹟而重來又自東海想其孤鴻萬里胸中洒然節義文章不知又當何如也余到定襄以來胸中所往來者此二人故不惜合之以示景行云遺山千古名人不須贅南厓名珪卽壬辰間爲方伯者

賢孝邳氏傳

薄而堅

邳氏生員薄齊尹之妻也賢邳氏苦邳氏也性淑慎年十六歸薄氏夫過目成誦能文章弱齡補博士弟子員年二十三中顛狂症昏悞迷亂每毆氏氏嘗頭被重傷七處幾死舅見悲且憤且恐因以鐵鈕拘氏夫甚亟闔家哀懇舅不敢開恐再傷氏氏少甦跪請日聞婦以夫爲天夫之賢愚皆婦之命况夫本賢而今病實媳德薄所致毆媳雖死不敢怨倘因媳故傷夫手足實死有餘憾舅悲且喜涕洟而釋之姑曲氏見其苦楚恐其淒鬱

不能生時加撫慰氏曰舅姑止夫一子子既顛舅姑所
靠者媳且媳若死夫顛必無嫁者夫之存亡又誰與靠
况又無子媳以一身任三大事敢不强飲食自愛一門
聞之莫不嘖嘖稱賢由是積二十餘年夫病不愈無時
不嫚罵無日不暴毆甚至不知飲食水火不知避氏時
哭時不哭時太息時亦不太息時其飲食寒暑不敢離
步百苦備嘗有人所萬不能堪者及對舅姑惟和言家
計而已姑卒氏以婦道兼子道哀戚盡禮事舅益慎舅
無再娶意氏請曰太舅有年舅亦有年媳一人既事病

夫恐奉養有違請娶舅不決屢請舅憐之娶齊氏氏事
之亦如曲然而氏之慘心至是而益苦矣夫每病狂觸
姑氏恐罹大罪移居別院相去百餘步當是時太舅年
近九十衰病舅年近七十亦病氏既不敢以二老病委
諸姑而病夫又刻不能離蓬首垢面廢飲食勸夫偕往
太舅與舅所夫聞有好言乘時澣被侍飲食狂發卽勸
歸不移時又來如初日三往四往十數往不倦二老病
篤氏日夜無寧刻至二老相繼歿而氏之髮已短骨俱
枯矣夫嘗因病顛悞食毒物氏悲啼求藥餌乃得生毒

散手足不仁氏背出入手哺飲食略無難色歲餘夫病能行顛症漸愈遠近傳聞者皆嘆爲賢德之所致年四十生子巖入泮少食廩餼皆氏以母道兼父道朝夕訓戒之力嘻天之於人不置之盤根錯節之地其人不顯男子固然婦亦有之氏之奇辛極苦古今罕見卒能事親存歿全夫顛症教子成立天之苦氏其賢氏也余略述其本末以俟採風者

元孝婦傳

梁濟輿

孝婦元氏王進村民張大貴妻也張故貧父歿母老甘旨不給而婦奉事惟謹自啜糠粃以其良啖姑姑性戇每苛遇之婦怡然惟思博姑歡張病卒子幼婦守柏舟操奉姑益虔而家計愈蹙至無立錫地乃蒙垢爲丐而姑老眊進以粗糲不食怒且詈婦哭訴富室稍得分甘以供一飽如是十餘年姑卒婦號痛欲絕或曰姑死汝無累哀何爲者婦曰姑雖耄吾恃也姑死吾何恃矣以所丐食售之市楮錠哭奠於姑隴行道者聞之爲墮涕焉先是有孝婦劉氏邑人劉永泰之姊也夫死姑老病家四壁立丐而食以其甘奉姑而自嚼糝稗與張孝婦

蓋後先輝映云嗚呼如兩正婦者可以傳矣

續烈婦傳

續 吟 定襄縣人

烈婦續氏山右崞縣庠生續雲奇女定襄增廣生薄維新之妻也自幼端雅不苟言笑許字薄氏十七歲成親迎禮父無嗣染病在床女歸侍湯藥夙夜勤劬爲孝子所不逮父卒母孀居凡有苦况女但以安命爲解母亦心慰居常勉夫讀書閨門內莊若師友事舅姑以孝聞夫兄弟四人伯兄爲前母所出慮姑有所偏向事事委曲調護必使均平如一內外無不推爲女宗夫二十二

歲入縣學旋列優等馳譽士林閱一年而病作久之漸劇自知不起乃引婦詢後事婦慨然矢以身殉夫姑頷之婦恐夫猶豫即日便欲引決舅姑大駭令家人防之甚嚴夫亦尋曰爾有寡母獨可不一別耶翼日夫沒婦大痛絕而復蘇甫痛定即來別母母懷舐犢愛惟恐有不測女時慰藉之居二日乘母偶出急將母身後所需衣服並已平時所爲預備針指等事檢束一處戒兩妹曰此母送終物毋得輕動蓋自以一去不返故叮囑綦切母不知也每與諸父姊妹聲言辭別而笑語自若衆

猶未深信臨行時謂母曰過元日母當早食以待我一
笑而別母方謂履端肇慶慰我莞獨或早來歸甯耳至
正月二日而訃音至言其元日舅以痛兒故感疾不起
姑強起理香燭婦寸步相隨以慰姑心拜舅姑及諸伯
叔視平時有加禮衆皆酸鼻不能仰而婦雍容自若至
靜夜俟家人俱寢乃對鏡梳妝內着盛服外加一藍絲
衫與夫殮時服色相配至夫柩前燃兩燭焚香化楮投
纒而絕去其夫亡止三七耳時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二
日也年二十有四

牛節婦傳

吳德光

定襄牛節婦牛拱辰之女樊友予

一名金升

之妻也友予蚤

死節婦年方十九守義不貳諸姊姊欲奪而嫁之節婦
不許且取栢舟之詩三復之或問其故節婦曰夫死而
不能守節是失義也子幼而不能撫育是失仁也孀姑
老而不能奉養是失孝也凡此三者吾皆不忍爲也乃
廢櫛沐而不飾容儀閉門而不納世言在母家有事而
往焉不與夫弟同車兄弟見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閨人咸稱其能別男女之禮及死時又屬其子曰勿因

才華而顛倒人之是非勿因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家勿因祖宗之遠而不祭於隴墓勿因子孫之愚而不教以經書凡此四者汝好爲之可也遂氣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雕余於牛節婦見之矣

續貞女傳

蘇傳鉢

貞女氏續名岫雲桐川人真逸續硯田女生咸豐癸丑幼知書識大義閨閣中淡如儒素性貞靜寡言足不踰閭同伴邀之遊則辭依母羅習女工每織紡有餘力則從父學敏而好學之概不一而足也許字定襄儒童于

純倫同治戊辰貞女年十六將以仲秋歸於于未及期純倫病歿訃至泣不止卽衣素衣欲往視父母不允女愴然曰吾生不能拜舅姑死當歸于氏也卧簀不起母憐其苦狀以糖果納口卽唾出父知其志不可奪遣使者先白舅姑女輒剪髮授使者俾納諸棺使者復命舅姑允諾女起如內室取純倫聘裝梳髻結佩於首就與以往于門拜祖姑與舅姑如新婦禮祖姑孀居女與同室承顏順志無少缺越明年疾作絕口不食十九日竟卒次日父母聞女死臨哭之面如生髻翹然果踐前言

乃送柩與純倫合葬爲立嗣闔邑義之八年春奏聞
旌表焉

贊曰貞女萃天地之清氣以松竹梅蘭冰雪成其性情
松竹梅蘭冰雪之在天地間俄頃有滅沒惟貞女能結
之於不散貞女旌表之榮宜哉

序記

內附錄引偶紀

周氏衛生方序

元好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戶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
羅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戶封佩金符然其舉

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
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問病患瘡猝爲之投劑救
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
葠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
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
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錄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
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
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於性
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

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埽千軍之勇果非樂於戰鬪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樊侯壽冢記

元好問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侈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脩治先塋列松楸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爲他日甯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爲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晉州行省大帥怒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晉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愬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鬪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並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略鬪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

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遽以身後爲計乎又謀於州之士
僕僭爲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
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爲外物天地爲棺
槨日月爲含襪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
舂鏞後隨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
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
由尙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
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爲諱况其下者乎漢相孔耽高
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冢墓圖
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甯暫游此
中耶米元章知淮陽自尅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
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爲驚世詭俗之行以取
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
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
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子之文於
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慎齋記

薛瑄

君子苟得一言皆可以爲終身自修之要太原郭彥璧

名瑄定襄人

初中南宮乙榜之同州分教時便道省其先大夫太守公於開封太守公勉之曰汝以少年得官加有師道之重其慎之彥璧既拜受其教所至即以慎齋揭其退修之室今年秋彥璧與予會於京師因語其故且求爲之記予嘗觀慎之一義而諸經傳取用不同有謂慎厥身者有謂慎厥行者是皆即可見之事而用力焉惟曾子子思慎獨之訓則欲人謹夫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卽周子所謂幾善惡而慎之用力莫切於此焉彥璧得家庭一言之訓以名其齋固將以爲終身自修之要也又能歷取聖賢之訓擇其尤切者以致其謹使此心之幾一發於純全之天理而不流於夾雜之人欲則推之言行事物皆得其慎功效之大殆未可量他日立身揚名光大其先大夫之訓於無窮者未必不自於此云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薛瑄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於衆余與之游好加密知其爲人質厚而行方心平而言直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利輕重有

織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少假借余時
已知其處心行已近厚矣又數年余中鄉舉克庸充貢
士同待試於春官日相會處談笑懽然無間既而余忝
科第官御史祇命湖南者三年歸而克庸適有定襄之
拜玉田土子之官於四方游於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
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
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余心之樂爲何如哉雖然余
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
人也夫士之窮居不苟則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
於前所稱者固可見之今之爲縣蓋必能砥正身心檢
察左右明謹條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聖天
子仁愛元元之意異日惠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
立者益不苟而余之知克庸亦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
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爲非所樂於克庸也是爲序

三圍記

張允

忻州舉人

環百里以爲邑邑有令令之于民非以役之蓋爲之役
也故苟能加志于民明恕以本之強力以濟之鮮有不
政得其理者詩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史稱良有司

豈不難其人哉定襄僻在東陬邑侯張公莅茲次第施
爲具有績效尤軫慮於民於縣之西建三園焉慮武備
之或弛也則有教民園之脩其地卽縣之教場年久埋
頽幾不得識矣而侯鼎建之外隸以埤垣內崇以將臺
與夫演武亭者期望率民演武其中懸賞罰以示激勸
則警報可捍而民生可衛矣慮骼鬻之暴露也則有漏
澤園之修其地隣于教場詢諸故老皆云洪武年來城
灘官地而侯因築垣四周補其缺者增其卑者內建土
地祠以主之則掩瘞有所而道殣可無矣慮斯民之無

告則創爲養濟園園亦在漏澤西其經理如前而制特
詳密焉若乃去城鹵以變土性之疎引河水以資灌溉
之利擇鄉民篤實若樊天瑞蘭濂李鼎輩以督之其牛
種縣爲給與而收穫則于新建行義倉儲蓄土之勤學
者婚爲之具禮民老者耆德者喪爲之資助復于園內
建八蜡廟并廊房七間以爲祈禳之所此其綜理纖密
尤侯之遠慮也合三園而記之其內外所植雜樹共三
千餘株三園周圍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九步功始于嘉
靖乙酉之春訖于丁亥十月相時乘隙而上下不擾以

侯之處置得宜故也維古之良牧凡有功德暨民者莫不載之不朽若侯之割已奉公焦勞不恤其所謂事得其理而民賴以濟者歟所謂良有司而民之父母歟邑人戴侯之功恐久而磨滅述其事欲勒諸石予故撮其大畧以傳諸不朽焉侯名榮字仁卿河南祥符人

潤國濟民侯廟記

劉紹先

祭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爲其生有益於時卒有裨於世也潤國濟民侯相傳爲春秋趙晉陽守尹侯鐸按侯守晉陽請命簡子罷繭絲之政而勤保障之功卒破強

敵以捍趙患有功於國於民班班可考其生有益於時如此晉人荷侯之功德世代祀之其陰靈不爽神功顯赫每遇大旱有懇於神必雨澤霑足易凶爲豐其卒有裨於世如此夫生有益於時者明不愧於爲人卒有裨於世者幽不愧於爲神峻德豐功巍然煥然誠祭法之所重者也廟初在縣關之南府推樊公睿重修之後睿子典膳天秩昆玉徙城南門之右隆慶二年大修城池於廟有礙天秩子麟遊縣縣丞鎰施地壹所協鄉人喬良異道清侯宦樊本官僧人覺宇改建於風雲雷雨壇

之左誠幽靜安神之所也嗚呼報本事神人道所重設使侯廟爲淫祀則建且必廢廢必不舉况創制修復相繼不替者乎良由建保民之績於生前且著澤民之功於身後故自始祀以逮於今雨暘時若歲美年豐皆侯之潛申默佑也於是荷神之休方興未艾樊氏累代建廟之誠襄人遇適昭事之意大不忒矣廟制正殿三間樂樓三間落成於隆慶三年九月九日其餘廊廡僧居亦將以次修舉錡刻石問記於余謹敘始末以告後之接跡者

重修七巖廟記

賈統

定襄縣治東南十里許有山曰七巖蓋其山乃七重故云爲定邑八景之冠其爲景也峰巒聳峭林石幽怪蜿蜒磅礴一碧萬仞至若日西夕矣巖壑爭光霞烘金炫天宇皆赤一日之內一息之間煙妝雲抹千態萬狀雖丹青不能摹其形目力不能窮其妙誠然一方之勝槩也因巖而建祠曰惠應聖母其肇號乃自宋崇甯間蓋趙女磨笄者前人叙之備矣鄉人奉之代不闕祀元季大亂兵戈日尋者一紀餘年而廟像毀圯我朝天開

民莫厥居洪武庚申劉暉者舊張文貴迺謂衆曰吾先世奉祀久矣今其若此吾懼夫失先世之志恐貞靈之不祀安能愬然而忘顧慮哉迺庀材鳩工向之毀者復圮者完門人又從而裨益之金碧交輝輪奐一新厥功告成乃徵余以記之竊惟人生於天地之間不啻若白駒之過隙焉其所以與天地參者乃以能全其所賦之天而節義存焉耳故夫貞烈之士居乎平時視百年之身愛之重之惟恐其一瞬息之或傷豈畏夫死也哉乃所以全其天而已及其臨大節處大義慷慨殺身曾無

少惜豈惡夫生也哉亦所以全其天而已一死之餘英風浩氣凜然照耀千古其於禽生鳥息者爲何如也使其舍此蠅營狗苟以圖歲月筋骸之計甘與草木同朽其於流芳百世者爲何如也惠應婦人耳一旦以節義自持視死如歸以全其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神寒毛竦起敬起慕眞足勵廉隅而敦薄俗也吁彼事君人者生時則安富尊榮有難則偷生苟免甚者朝爲君臣暮爲仇敵萬一僥倖奴顏婢態事仇弗恥方且揚眉吐氣自以爲得計噫其視惠應又爲何如也若惠應者豈非

類波之砥柱與前人立祠奉祀之意良有以也今尤靈
異有禱輒報殆亦貞烈之餘韻猶能感應於一方也耶
故不愧狂斐而爲之記仍取騷人之旨爲奉神之章俾
諸時祀歌之以侑享云大鈞塊北兮品彙亨動植滄溟
兮無人靈惟聖暨哲兮能踐形嗟神之良兮全天真匪
山之高兮惟神而名匪泉之清兮惟神德馨嗚呼泉可
涸兮山可平神之名兮不可傾清風凜凜兮樹厥聲卿
雲冉冉兮孤鸞鳴白石齒齒兮松亭亭幹旋一氣兮涵
春榮山猶如此兮民猶此情荔子蕉黃兮香火千齡駸
鸞翔翔兮藐焉何許障彼癘疫兮于山之下洪武庚申
仲夏前監察御史賈統謨

募修惠應聖母獻殿舞樓序

劉嗣漢

惠應聖母始封於宋崇甯間周末爲代王夫人趙簡子
女襄子其母弟也襄子登夏屋享代王使厨人以馔斗
擊殺之遂平代地走使迎夫人歸夫人義不可遂遁於
山磨笄刺頷以死死而其神甚靈土人就死處建廟以
祀廟後小石井深徑三二尺巖水常注不盈挹之亦不
涸有所嗣者就中摸索之得小石遂生子余嘗怪夫人

之神何靈異若是及觀夫人之在當日所以設心行事而後知無足異也古之神聖賢人生有奇氣節其死也嚴正英挺之氣鬱而不散遂能通造化之機操福德以庇下民當襄子殺代王時爲夫人者夫遇害義不得獨生襄子其母弟難爲報亦不能報死生之際是非之辨間不容髮夫人獨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其於天地之義氣秉之特厚而受能歸者與夫天地之氣光爲日星流爲江海峙爲山岳散爲綺花瑶草鬱而爲金玉之精其在於人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夫人之靈亦理之常無足異者兒女之求或其時偶禱適應遂習爲常間更以風雲雨露之澤禱於神亦莫不如響以應今廟在襄邑之七巖山洞洞深黑不可底好事者以火燭之或起或伏或蛇行四三里漸聞風水聲火滅而止其山涉峻而狹每七月朔祈報以萬計邑之人慮無以容也欲厥山之麓爲獻殿舞樓而少其力將走財於四方夫神之惠不及天下然英毅果剛之氣凜凜在人心者遠近無以異焉固知斯役之必有合也因序之以爲好義者勸

惠應廟記

李猶龍

神之千萬世而有靈者吾知其故矣必其於人倫之際曲盡其道成仁取義大節無虧而後正氣常存堪與日月爭光古之忠臣烈士莫不皆然而惠應聖母則尤彰明較著者也聖母趙襄子姊也先爲代王夫人襄子殺代王平代地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磨笄自殺其後襄邑人爲建祠於七巖山宋崇甯閒賜廟額曰惠應古者山川必有神以主之神其主此山者歟山有七洞中洞最奇有井曰惠泉榜曰第一洞天元遺山詩所謂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可

想見其境之勝矣神居此勝境二千餘年而英靈長在若有見而若有聞果何道而能然哉世之論古者或贊其貞烈或表其節義獨神處人倫之變而能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曲盡其道或罕論及焉嘗審時度勢豫讓之報襄子也始而挾匕首矣繼見漆身吞炭矣以神之貞純義烈豈不能出奇計以報夫讐者然神於襄子兄弟也報襄子是讐兄弟也殺兄弟以傷親志是讐父母也豫讓之於襄子必不可不報神之於襄子必不可報易地皆然也襄子必不可報代王必不可不殉則惟舍

生而取義可以見代王於地下并可質簡子於九泉是神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可謂孝友忠貞兼全無愧變而不失其常者矣觀非仁非義之言則神之素行不苟時以仁義自律其身雖巾幗中人固有聖賢學問在豈止曰節烈已哉夫植萬世之綱常者其精爽必歷萬世而不朽今本邑無畏莊有漆郎洞相傳卽豫讓漆身處報襄子而全君臣之義者旣振古如生矣而神之胔蠶布寫陟降上下於名山佳水間又何疑焉嗟乎代土依然無恤安在仙人石洞萬古長靈義歟利歟孰得而孰失歟後世乃有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甚至相爲仇敵又有婦忘其夫臣忘其君者聞神之高風直當愧死則神繫於千秋名教良非淺尠也嘉慶甲子先人捐舍卜葬地未決求諸神而始定余感神貺考神本末而爲之記

七岩山記

李鎔經

七巖山定襄之名山也山有洞洞有祠祀磨笄夫人夫人者趙簡子女襄子姊也按史記趙世家簡子卒太子毋卹立是爲襄子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

除服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擊殺代王
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磨笄自殺迄今二
千餘年實爲山神峯巒高聳洞宇清幽土人呼爲聖母
前代加有封號每歲七月朔遠近焚香者絡繹不絕自
山麓而上蜿蜒屈曲約三四里洞中滴水四時不絕至
冬則爲冰柱又有石穴滴水常盈僧投石其中求子者
用手撈之得石則有子此土俗也神歷著靈異嘉慶間
邑有郭學順者忠樸人也嘗數日堅臥不起云神攝去
書寫文件其家祀神極虔有所求問布紙於案懸筆梁
間則書其上神之靈也如是獨怪襄子貪代地樽俎之
間輒起干戈忍心悖理莫此爲甚或謂毋卹之母本翟
婢也不當爲太子簡子使諸子求寶符於常山之上無
所得毋卹曰已得符矣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
乃廢太子伯魯而立爲太子是取代者簡子之志毋卹
所以未除服而取之成簡子志也然春秋書趙鞅以晉
陽叛襄子果能繼志則當幹父之讐不當濟父之貪况
有姊之親更不可以殺其人而奪其地且代王亦有何
讐襄子果有大志何不取魏韓并六國僅區區奪一代

地是豈霸王之器耶或又謂襄子取代地以封伯魯子周爲代成君且爲伯魯之不立也是以不立其子而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及代成君先死乃取立其子浣爲太子襄子卒浣立是爲獻侯則是襄子能舍其子而立兄孫其賢過宋太宗遠矣然襄子既愛其兄胡不愛其姊而竟殺其夫亡其家滅其宗祀此不可解者也太史公又稱其遇三神人與竹二節剖竹得朱書云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將賜毋郵以林胡之地又稱簡子嘗夢至帝所賜以翟犬曰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安知非託於鬼神之說以文其貪歟不然襄子之姊于百年後爲神則其生平必正直幽靜出乎尋常萬萬襄子不之識是爲不智知而害之是爲不仁滅親貪利是爲不義宜乎襄子之墓在今定襄城東曾無一人過問而夫人之靈則自春秋戰國以至於今俎豆馨香赫聲濯靈洋洋乎如在豈非貪土地者一時之榮而重節義者千秋之光歟余因七巖而并論其事以見茲山之名以夫人而名也

按劉向說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

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筵豈能發其聲乎觀此則襄子之爲人固聖門所不取以視夫人爲何如哉

鎮朔將軍剛公表德碑記

國朝 陳宗義 順天人

一人而爲萬姓之倚重一時而爲百世所永垂者爲吏治易爲將功難爲能將之立功易爲良將之建德難從古居武選之先者惟曰頗牧而擅將兵之最者莫若亞

夫特以其將不苦兵兵不苦民人與地宜紀律明肅所過無犯乃稱良焉公正其人云定襄古晉昌地葭爾山僻孤處一隅人醇而樸事簡而疲向未知兵也自逆壤倡亂於雲中妖氛揭竿於關險鴟張虎踞窟伏爲崇晉昌遂爾失守余奉簡命恢復是邑單騎而入虎穴隻手以圖草創斯時斯地家徒四壁野望無烟余多方招徠驚魂難定且潢池弄兵實虎而耽耽矣公於斯際提各鎮之兵萬騎雲屯人心洶洶良枯莫分風鶴交震於此而概示姑息輒些窳以排刻激繩之又持綱解網之謂

何況烽火紛起捷若狙狡若兔之營非可以法懲又非
可以族滅也公霽若春溫嚴若秋肅茹吐不急恩威並
用渠魁授首餘孽就撫朝操戈而夕荷耒者仁風遍野
已猶未也民之畏兵甚於畏寇而僻瘠險隘之處民力
無多瘡痍未已饑饉相仍持檄於茲遞至叢集軍糈微
輸動以萬計畸窮者半菽共炊卽轉運之族僉困於驛
騷此而以鈞鉅競躁乘之威福驚擊加之民不堪命已
公恤之以愷悌約之以鎮靜仁之勇義之和將與兵宜
兵與民宜民安於室工安於肆商賈安於市秋毫無犯
雞犬不驚畏威而懷德沁骨而洽髓者人人然也蓋公
坦然長者霽威而飲人以醇廉爲質而持之以恕平爲
衡而守之以斷迅若風雷而罔凌物真古良將之頗牧
亞夫哉語云徵之史則信謀諸野則公質諸遐觀逸聽
口碑而尸祝者則核公與是邑其然乎公原姓李名延
壽賜姓剛名阿太公以私行則從李內不背其祖孝也
以公行則從剛外不背其君忠也惟忠孝萃於一心故
以之事上則誠以之視事則敬以之馭下則仁此良將
之不可多得者數過晉昌德及億兆可謂一人而福萬

定襄縣志 卷二 學校
姓一時而垂百世者余洎是邑沐斯德矢之弗諉故表而誌之是爲記

新建晉昌書院記

鍾一誠

書院之建所以造士省會郡城多有之邑則否定襄最爾邑顧建書院者何邑人士能文兼有志省以北蓋屈指焉歲己巳肇秋月余蒞茲土見義學湫隘數椽不足以容生徒思欲廓而大之未暇也越明年冬謀諸通學紳士僉謂城北察院舊址地爽塏坐坎向離巽峯遙拱其文明之象耶爰議建於此費出自公項之餘而益以

紳士里民樂助先後陸續踴躍歡欣共得銀一千五百有奇余偕廣文戴君諱龍池馬君諱顯緒縣尉王君諱應澍亦各捐清俸以勸盛舉院凡四進并牌坊爲五首一進奉先師孔子神像左右位文昌魁星深二丈一尺寬二丈七尺額署佑啟斯文第二進掌教廳深三丈一尺寬四丈五尺旁連齋室二間額署立品讀書第三進講堂深三丈一尺寬二丈七尺堂名蛾微有小引院墀深四丈五尺寬四丈五尺中建牌坊坊內標雲蒸霞蔚外標奎壁聯輝東西便門內標龍蟠鳳逸外標

迎昕送昃四進門樓顏晉昌書院兩邊翼室六間守院人與庖漏所在焉生徒肄業之所則列東西兩廡計三十六間周圍繞以牆牆高九尺外砌石基內通更道若城墉然橫豎共六十四丈四尺是舉也經始於辛未春三月落成於是秋九月總其事者韓君太學生齊黃齊愈庠生作霖傅君兼保吏員韓定邦五人朝夕督理鳩工庇材視公事不啻家事無少倦噫可謂勤矣其經收樂助銀兩則薄如松牛心寬諸君二十一人均與有力夫與創義舉固司土者之責苟非得士民樂助與領袖及贊襄者之力豈遂能觀厥成哉余以是多邑士民之急公好義而領袖與贊襄者之功尤不可泯也自茲以往設法延師拔邑中髦俊執經受業其間教學相長文行兼修其所成就胡可量耶抑邑中無公廨時遇上憲按臨經過假館民房倉皇無措得此宏敞基院恢恢乎停驂有餘即謂復察院舊基可也一舉而兩善備於是乎並書

晉昌書院題壁偶紀

鍾一誠

古人盤盂几杖刀劍戶牖皆有箴銘所以觸目儆心示

不忘也予採先儒格言書於壁間非以飾觀欲令諸生
童朝夕體玩反而求諸身心夫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
信以爲然童子不敢爲顏孟邵子用爲誦讓諸生童肄
業此地豈徒揣摩舉業弋獲科名而已讀聖賢書必將
有所以不愧聖賢者先儒格言乃入德之門可當韋弦
之佩著龜之鑑也

勸捐書院膏火記

徐攀桂

襄邑偏僻素無公館差使往來者每停驂書院肄業諸
生不免有曠時愒日之虞擬將明倫堂兩偏間用牆隔
開以備掌院住址堂左右創造小室二所堂前齋房十
間逐間隔開可容諸生三十餘人有差則遷無差亦堪
爲來學者添一別業爰謀及士民共捐錢一千七十餘
千除土木工費外下餘錢七百五十六千交給當行按
月一分行息每歲得息錢九十千七百二十文連房課
地租每歲共得錢二百二十七千八百餘文掌院束脩
每歲定以百千諸生頭等膏火十五名每名每月支制
錢五百文次等膏火十五名每名每月支制錢三百文
齋長每月支制錢七百元守門人役一名每月給錢四

百文規模雖云小就而効工輪財者不可不書之以傳
永八乾隆四十九年記

重修書院并捐膏火記

費紹忠

書院經費前署事徐名攀桂者勸捐僅存錢七百六十
千存當生息後任經理不善化爲烏有余乙丑涖任公
餘之暇究心學校見書院房屋大半傾圮隨即捐俸以
爲之倡維時有牛氏昆季三人因公捐助得數百金本
年正月間奉文碾米運赴平陽而各鄉士民急公踴躍
願代運至省城交卸所有上憲給發脚價咸樂捐輸作
爲公用遂將所捐之資一併入於書院除修葺房屋牆
垣備辦桌椅器皿一切雜費外尙餘銀一千五百兩作
錢一千二百二十千交各當商按月以一分二厘生息
再本縣舊有房地等租每年約得錢一百二十千二共
每年約得錢二百八十五千從此延師有資而膏火獎
賞俱有所出嘉慶十一年記

元遺山先生祠碑記

唐世厚

辛卯之秋余下車晉昌閱邑誌治東北十五里有山曰
神山又曰遺山以其爲羣山之所遺也昔元好問裕之

先生讀書於此因自號遺山云余公餘至其地見殘碑
古剝纍纍皆可按識而先生遺跡杳無存者未嘗不感
慨係之自先生以迄今不過五六百年非甚遠不可復
識也如以其爲獨工詩文不得與有功德於民者並垂
不朽是大不然夫以邊陲用武之地戎馬馳驅奮擊相
習而有人焉獨能從容稽古澡德於詩書澤躬於爾雅
如韓子所云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其志行已
卓卓可表況生平大節不止於此者耶攷史傳先生
幼以神童名長貫百家舉進士官行尙書省左司員外
郎金亡元徵爲翰林學士不就卒諡文貞所著述有中
州集百餘卷記金之典章法度又集金源氏君臣言行
旁採當時事寸紙細字凡數百萬言名野史亭後之作
金史者多本此固一代之完人名義之所維也奚僅文
章百世也哉余觀夫誌乘所載如保障之賢尹植孤之
義士以及夫磨笄之貞烈皆數千年來祀事不廢棖題
棟宇循時修葺獨先生之祠至今闕如編氓愚未易知
發潛德之幽光揚前賢之芳躅此志古之士與官斯土
者之責非異人任也山有尊經閣其左廡三楹平直寬

敬余建爲先生祠而記其梗概如此後之遊斯地者庶
聞風而有感歎乾隆三十九年定襄縣知縣湘源唐世
厚撰

花廳記

樊裕發

縣署之花廳名甚久憶少應童子試方盛夏嘗詣其所
由二堂之東遶而進不百武屋宇修整窗疏几淨諸凡
雅潔率稱是特嘉樹奇芬曾不概見名實之相懸竊訝
之三十年來其他位置若廊廡若門庭或間有更作惟
廳之名如故而繁葩翠蕤亦竟寥寥也豈傳舍相視當

事者類不違於斯歟抑秋實春華前之人僅有厥勝遂
相與傳之無窮歟歲庚午濟南星浦公始牧是邦其識
練而才諳才諳而事舉由是陶咏斯廳別示經緯縈青
繚白設施粲然數十載閭閻淡之遺頓爾生色物聚所好
斯其驗歟時鄰境之民兼有感庇餘庥遙致數種者每
燕息從容遑然留想桑雨棠蔭宛繪目前昔人所以名
廳之意於今乃髣髴遇之可謂盛矣夫掩被羣芳騷人
之寓意也雕鏤百態覽物之微情也公方得志於時務
宏遠略庸區區於是者然而因寄所託時有其近昔謝

太傅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寢處有山澤間儀又若子猷好竹阿章好石雅人逸致往往而然何獨於公平疑之公林姓星浦其別號也

新建尊經閣記

廖翺

定襄學舊無尊經閣明倫堂在 大成殿後歲久漸就傾圯余蒞任之七年謀與邑之紳士葺而理之堂後有隙地勢窪陷形家以爲弗善乃培築高於堂址數尺建尊經閣七楹其上以貯 頒賜諸書兩旁添設齋舍爲諸生肄業之所隆棟危欄聳出堂後與 大成殿形勢

相配自建學以來規模闕畧至是而備邑之人士皆以爲仕宦科名將於是而益振而余之所屬望者猶不僅在此也夫士以通經爲貴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倫經常也彝倫之理根於至性萬古而不可易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古聖賢發明彝倫之道動於人心之所不能自已故其業爲古今學者所共守而謂之經然則何以尊經亦明倫而已何以明倫亦尊經而已童孺之愛敬愚夫愚婦之知能雖雜出於真率樸誠而行之不著習而不察終不能發爲盛德大業若夫學士大夫居業詩書

誦習先聖乃徒以要文辭博雅之稱而借爲襲取功名之具反之身心漠然無所關切其於人倫所在甚或背而馳焉夫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未嘗從事於經而經尙存至假經以濟其私所爲無一非功利虛夸之習乃猶自以爲通經而不知其褻經甚矣昔陸象山論學以尊德性爲主而朱子所言則道問學之事居多至王陽明融會朱陸之意以道問學爲尊德性功夫最爲簡易切實故其言謂六經皆吾心之記籍求六經之理於吾心而發爲親義信序別之實乃謂之尊經蓋德性者人倫所從出道問學卽尊經之事六經所言無非德性之理尊經則問學皆求所以明倫不馳逐於口耳見聞之末而德性之尊在是矣德性人所同得士爲斯民之表率故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詩書禮樂從古至今以爲造士之方者其意實在乎此豈徒獵聲華誇記誦以爲博取富貴利達之資而已哉是役也經始於道光乙未三月至次年八月而工畢前後所費不下二千餘緡始或慮其難就及余捐廉爲倡而人皆樂從百事俱集人不知役此亦可見人心向道之驗學者顧其名思其

義以求無負乎尊經明倫之實是即余之所厚望也

喬參軍事蹟記

李鎔經

予讀明史孫傳庭列傳稱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沒於陣是潼關之難與孫公死義者遷高一
人而已遷高定襄人也史不載其詳今爲補之遷高字
元柱世居西關爲望族其先有由科甲官知州給事中
者父鍾秀蔚州訓導陞陝西安定縣令調直隸安平縣
令歷著循聲公少有志畧以崇禎元年恩貢任直隸永
平府通判管遼東錦右事二年調繁甯遠丙子陞陝西

鞏昌府同知管涼州監屯事務十一年加河東陝西鹽
運司同知銜十三年陞鞏昌府知府時裸寇數萬恣劫
掠公先勦後撫咸稽首聽命十五年陞陝西按察司副
使監孫督師傳庭軍事慷慨誓與孫共死生孫嘗中夜
呼遷高與議軍事已而勦流寇河南屢戰皆捷至剋縣
復大捷事聞賜宮花蟒衣會天久雨糧車不能前公令
人繪已像乞米題詩云涼營本色缺三月豫徵之害不
勝言設法共圖釐宿弊大家好義急輸捐我躬不得沿
門跪故遣丹青繪我顏我顏非筆墨一點靈臺對

閭閻後餉竟不至軍潰退守潼關寇勢轉熾公分守南城日夜捍禦城破挺劍巷戰大呼曰我監軍道喬某也手刃數人至石橋邊知不支罵賊伏劍而死年五十四生於萬曆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寅時卒於崇禎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未時順治三年祀鄉賢及忠臣祠陝西名宦祠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夫人史氏封宜人子四克恭象觀良玉象益此志乘及譜牒所載者吳梅村雁門尚書行曰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惟說喬參軍其欽

公之忠義如此然所撰綏寇紀畧猶未詳叙本末是以修明史者無所據以爲傳予前輯三立閣史鈔補一小傳比官江右復請上高李君祖陶傳之茲更詳採事實使後有以考公沒後闖賊破定襄拘象觀索金帛並挾觀及其妻史氏以行至黃土寨謂史曰吾忠臣子不可爲不義屈欲下從吾父與妻並縊死論者謂父死於國子死於父婦死於夫一門節義尤爲卓著象觀字賓王以甲申五月二十九日死與妻并 旌節入祠良玉順治壬辰武進士任岷州衛守備公乞米畫像至今喬氏

寶之予嘗借觀對之凜凜有生氣云

邑侯寥公序

趙 鏞 邑人

蓋聞處不愧爲純儒斯能出爲循吏理固然也公諱翺字羽皇南海名士粵自戊子以解元進士宰於晉昌當榮任之始卽召諸生講學明倫堂本樂道之心更延紳士創建尊經閣政事之暇手不釋卷探孔孟之闡奧勘程朱之精英五經四子之書時深講說諸子百家之訓罔不研窮倘所謂信道篤而長於文學者非歟彼三校晉闈得才最盛五試童子秉心無私其精於文藝又道

學之所顯見而非其所專尚耳若夫刑清政簡慈祥而遠近蒙恩玉白冰清保障而士民戴德月明星爛花村無吠夜之虬雨霽風光綠野來驅耕之犢風化賴以導揚信有符於三善三異黎氓勤其撫字允無忝於慈父慈君大抵本學道之深衷爲愛人之善治也嗚呼甫去晉陽旋傳鶴化齎青錢以相送何能選受一文具薄饌以陳情知不復餐一口凡我人民感德不忘能無父母之思乎用是書於錦屏遺作召棠之愛誌夫盛德永爲郁甬之懷贊曰欽公之學詎止五車欽公之才元非百

定鼎不元 卷二
里其平如衡其清如水爲政以寬愛民如子邵父杜母
洵堪媲美公忽仙遊民失活恃沱水汪洋蒙山秀峙公
德若石與爲終始

勸修定襄聖廟引

謝玉綵

粵自尼山啟席親炙切於顏曾泗水傳薪私淑殷於鄒
嶧劫秦灰而不燼開魯壁以長留唐宋元明歷光俎豆
關閩濂洛式衍淵源夫固鐸振編氓鐘聲僻壤矣第撰
司馬世家之贊禮肅登堂抗昌黎文苑之師解崇進學
故建廟以設位匪日乞靈實人泮以興賢俾之居敬云
爾我

朝臨雍典重造士 恩優邑並稱庠生先謁

聖披圖書而佐燄擷芹藻以分香入於室者既多得其
門者不寡卽我晉昌小邑歷鍾命世鴻儒大小九十餘
村家絃戶誦短長四十幾里甲續科聯一載剛週兩科
遞舉去歲則蟾宮疊步今秋亦桂籍雙登鷹揚嫻武庫
之經虎變奪雲梯之錦莫不束身名教發軔官牆至於
司文衡者特獎三花應童試者分增一額雖多士之琢
磨有素實

先師之啟牖無窮也乃志負瓣香徒勤朔望之瞻拜而
功疎墜茨外經風雨之飄搖垣圯墉頽椽凋棟朽草蒙
茸於瓦脊鼠穴竄於牆腰池水涸而橋橫門闕空而戶
敞配饗從祀半辱蠮蝥名宦鄉賢且蒙霜露於體不肅
於心何安是用倡修共爲整葺無論詩書閤閣應勸費
以趨功凡屬滹牧閭閻務輸財而慕義試思農桑亦須
問字果傳誰氏之書商賈必要通名亦沐孔門之澤况
乎公卿白屋瞬息費門倏通籍於儒林卽邀靈於聖域
特此勸募應共聽聞願有心人勿吝解囊願經手人勿
圖肥橐公選醕謹者在鄉募化公舉正直者在城督修
官斯土者爲之董其成生斯土者爲之贊其役禮全樂
備便似杏壇雲蔚霞蒸佇成槐市賢父兄旣捐資爲後
起之地佳子弟必歸功於首事之人某愧不文妄以駢
辭相示亦曾備牘毋以公事交推興工期以來春歸銀
限以今歲是爲引

觀風定襄引

謝玉綵

爲觀風事照得晉昌建邑昂畢分星創置經數千年縱
橫各五十里蒙山沱水勢鎖三關聖阜甘泉形巖四塞

擅紫石紅沙之勝英靈久著於樓煩攬藍臺黃嘴之華
豪傑迭徵於史冊霍嫖姚藏靈耀日偕博陸以聯鑣智
副尉衝露披雲始永安而發軔同垂武烈已重鄉評厥
後經義昌明其中文風茂振奇童則警芳蘭之鐸宿學
則簪翰苑之花趙西邢五字成吟見稱於遺山老叟賈
東尉十年就業受辟於洪武前朝邢爽邢洪兩地各分
鉛槧甄有甄秀一堂克紹箕裘張家則胡翹齊名薄氏
亦濤徽濟美雷澤以文章奪錦郭瑄以理學傳薪取高
第者羨樊喬掇巍科者推鄭傅皆詞壇之佳話實藝苑

之先聲至我 朝文教覃敷在茲邑儒修倍篤枕經靡
史芹池與桂窟爭香研筆濡毫綾餅共花磚煥彩立品
如珍片玉惜陰似愛千金山水之清淑所生庠塾之絃
歌不輟今小試恰當仲夏是驥足初展之基大比又在
中秋卽鵬翮高翀之候爾諸生羣爭遠到益勵潛修本
署縣新握銅符未量玉尺憶昔芸窗風雨曾費編摩迄
今案牘刑錢難忘結習雅爲文人之炳蔚樂觀內抱之
深醕非敢侈增價於龍門竊願豫儲才於鳳閣爾諸生
等或學步匡劉或搗藻李杜元元本本此日勿懈家修

炳炳麟麟他年佇看廷獻諸生席珍待聘定懷照乘之
珠本縣指路先驅不愧識途之馬定期本月二十六日
往泮壁而拭目以候約諭是邑九十六村來縣垣而橐
筆以待

邑侯徐公惠政錄

樊裕發

公之涖吾襄也越今數十餘年矣其卓蹟瑋行長老猶
津津稱誦之謂公之爲治也得本計且識練而才諳余
曰信哉然則如何稱者謂公悉心民社撫字爲勞民不
啻歌舞之然召美去惡風裁峻甚公事而外堂戶之間

闕若無人公蓋廉吏也自文法之弊案牘滋擾焚如者
不勝更張矣公視事每每出犀鑑於簿書之表雖甚膠
轄得數語剖析無不凍釋去者蓋尤廉吏中之能吏也
余曰是固然矣然且如何以謂公於乾隆癸卯委篆吾
襄是年冬穀價較昂貧民艱食老穉嗷嗷公悉捐廉俸
設廠爲粥以賑饑者全活無數有毛鷲潛煽動成爪蔓
憚公之威輒深自屏匿並其旁藥亦銷起瘠振衰清釐
一切里閭之間晏然無復嗚吠之驚其有德於斯民甚
厚襄邑舊有書院規制弗備廢弛已久公崇修文廟工

既竣乃申致區畫以爲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端士習卽以導民風也於是始創設脩金膏火等項俾足爲可久計延禮名師開牖來彥蒸蒸日上敦尙淳實炳焉同風其有功於教化甚偉故自下車以來四民熙熙望之如歲閱數月而皆誦神焉又閱年而皆誦仁焉余乃喆然歎曰噫至矣夫其誦神者或可幾也而其誦仁者不可幾也傳有之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公之謂矣公諱攀桂別號柳塘辛卯副車河南鄭州人

戒溺女棄嬰骸記

吳德光

父母於子倫本乎天愛出乎性雖有死生存亡之異男女長幼之殊而天性之固結於心者終不可渝古聖人故制爲養生送死之儀蓋皆本乎天理之至而準乎人情之安合天下古今人不可易也奈我襄惡俗相沿率多滅絕生理產女而溺之盆輒舉而投之野聽其暴露以供狼犬之食以膏鳥鳶之喙其殘忍刻薄之行誠有不堪見聞者求其故或以生女太多厭而溺之或以屢產皆女忿而溺之或以養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溺之不已委之於壑委之不已又專倡爲荒唐之說謂

必如此拋棄則溺嬰得免乎罪戾試問初產之嬰有何惡業而曰以免若罪何其妄也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何不聞葬殤則干罪戾也又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狗馬且然而况於人乎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憫隱之心此在他人之子且然又何况祖宗之血脈父子之天性乎而世乃竟自生之而自殺之得謂女爲我女生殺惟我乎不知自生自殺傷天地好生之德犯朝廷故殺之條殘本來天性之親不仁已甚又豈可拋棄其骸骨乎余嘗讀冥祥記有云向女以轉世而索前生之刀並未聞必拋骸而得轉生也獨奈何以妄誕之談而飾此殘忍之行哉嗚呼溺子不收舉國嘆滅明之不慈遺骸輒掩奕葉享世梁之厚澤世須善其觀感而去取焉其可矣是爲記

禁夜戲小引

李 澎

爲嚴禁夜戲以正風俗事照得出作入息明動晦休人生之常理也作無益而害有益廢時失事莫甚於戲乃

定襄近來風俗夜以繼日惟戲是耽淫辭豔曲醜態萬狀正人君子所厭見惡聞而愚夫愚婦傾耳注目樂道喜談甚至僧俗雜沓男女混淆風俗不正端由於此如此匪爲本應立拏首事枷以示衆但未諄諄示戒遽行嚴懲恐近於苛爲此預申嚴禁通行曉諭夫養夜之間風清人靜而簫板之聲無遠不聞此後再敢有藐刑玩法仍蹈故轍定即鎖拏首事枷號於戲場滿月責放不論富貴貧賤有干此禁一概不容嗚呼一夕管絃聲換得一部肉鼓吹到彼時莫謂本縣之殺風景也爾百姓其慎之戒之是爲引

碑碣

郭息軒先生墓碑銘

趙元

崇慶改元秋八月息軒先生子世安過予且告之曰去年先君歿殮於家園是月二十有三日將舉大葬已命工礱石欲爲表墓之碣願錫之銘則先君爲不歿矣先生實爲先祖信武君同輩晚歲與予頗厚其議論取舍不謀而合嘗許爲忘年之友先生歿欲以數字銘墓已心許之矣况有請因次序而銘之先生郭氏諱郭君玉

則其字定襄之芳蘭里則其鄉也曾大父甯大父德資
父經皆不仕先生蚤力學舉詞賦進士既冠已預雲中
薦書然倜儻不羈倦於聲律中年以來遂絕意取進隱
於東山之下有井田數十畝築廬其旁榜其軒曰息因
以自號每以詩酒翰墨自任詩得於易不苦彫琢雖嗜
飲不及於亂書法自成一家凡一點一畫各取古人所
長其筆勢宏放大概類米元章時人往往乞其墨跡以
爲珍藏者多矣其爲行信於友忠於人慈於鰥寡甚爲
閭里愛敬至於閨閣之間芻牧之賤皆知有郭先生也

凡有賓客會聚必召之爲設專席尊其老成永安大安
間以壽累補三爵而雅意非在焉又善爲佛老理性之
說聽之可以解人鬱結嘗一車一馬或登臨山水或時
入城市意在則往無定也蓋得古人獨善之意義優游
玩世如是而終身焉春秋八十有六葬於息軒之坤隅
百步娶趙氏先逝現存王氏其子世安實爲喪主孫男
一曰蘭芝孫女五長適王氏次適李氏餘未聘先生行
業大率近古之逸人馬少游所謂御歛段乘下澤鄉里
稱善人者先生其有之銘曰

人皆挾策將以取名人皆希祿將以代耕先生曰嘻非
吾本情山林邱壑足寓此形詩酒翰墨足了此生人與
其德天修厥齡我鄉我里今無老成雖無老成尙有心
畫爲之典型息軒之旁有墳斯在敢題其銘

州將張侯墓表

元好問

張侯既葬四年墓有碑矣凡侯有勞於吾州與父兄之
所以不忘者皆述之矣賓客故人念侯平生且以爲未
盡也故又表而文之而元好問實爲之辭曰始予自汴
梁客大名聞之鄉之人知侯之名固欲亟見之歲丁酉

秋八月北來乃以州民見侯侯不以予老且謬若遂將
受學者意甚懃貌甚恭挽予之歸爲甚力予乘間爲侯
言予不忘還歸猶痿者之於起而盲者之於眎也他日
幸脫縶維以從吾侯游實夙昔之願雖然予歸之與否
於侯何損益而眷眷如是侯曰君歸而辱教我一言之
利吾州之人不受君賜矣乎予謝不敢當問之州之士
人皆曰侯於吾屬悉然不獨厚於子而然也於是蓋賢
之維侯起田畝閒跨弓刀以角遂於分崩離析之際出
入行陣攻堅擊強莫有敢敵者其於文墨特略能記姓

名而已治吾州十五年州當朔南之衝營帳驛傳項背
相望勲貴之下奔走從事事有便民者必死守而力圖
之初不以威尊命賤而爲計也志膽如此欲使之略勢
位折行輩自屈於一介寒士之後不階於矯揉不由於
沾激高蹇退而遜讓剛嚴化而和柔蓋亦難矣若夫單
貧者業之散土者合之疾病者扶之婚嫁者成之喪葬
者舉之大望而不靳久溷而不厭懇切至到終始如一
雖大夫士之篤於好賢者不如是之備也噫人情其不
美重爲父兄所移父不能教其子兄無以制其弟鄉里
督郵輩一奉州檄忽自忘其愚不肖屈陶靖節庭趨者
皆是也然則吾屬之報於侯者宜如何哉宜如何哉王
寅夏四月吉日書

樊兩川先生墓表

喬遷高

嗚呼此明樊先生之墓先生卒且四年矣其子委孫庠
生民俊持狀儼然造敝止拜稽首而日記得王父未謝
人閒世也嘗謂不肖等曰吾他日倘得喬伯子言置之
壙頭榮施不朽不肖等以泊命也謹識之胸臆閒今啟
土安厝迺敢冒干述錄行實以昭示永久遷高敬奉教

想近世士大夫家伐石豎碑必祈文於聞人大觀秉史
筆者而先生獨及於寒素謫陋之士何蓋謂先子從事
先生有年先子所授之書皆受之先生者也遷高知先
生稔能爲實錄而不爲溢美詞耳以此不敢辭既修埋
銘而復表其塚鬣先生籍世太原定襄諱尙簡字宗約
兩川其號幼而聰穎遣從塾師屹若老成人操觚爲文
波湧雲興不數千言不止十四補邑生員旋築室紅泉
山修舉子業尋食廩文價騰遠謂旦暮必第也顧不第
萬曆壬午本房力薦首因觸怒典試者而落格嗣是屢
試不第是苦於學而不收也丙申舉明經戊戌就河南
宜陽縣學訓癸卯應試又不第先後凡十舉心厭之矣
終不第盡棄其所爲業而併心性命甲辰陞平陽鄉甯
學諭丙午陞慶成王府教授是阨於卑官未之展也王
官疏屬也人皆吐棄卽曳履者以爲末路矣而貪取無
饜先生任事未幾思樂田園王溫語款留不從遂賜匾
曰高尚是勇於恬退而不戀五斗也嗚呼有志而不得
大用有抱而不得大施惜哉惜哉然先生爲人端方視
躬履道則矩矱截然不爽尺寸對人則真意溢出中坦

坦不蓄城府性喜施過所急傾筐倒囊不吝也至於事
兩尊人承志不違待諸昆弟析箸義讓尤所最著者族
里以爲賢先生卽不獲一第所綰結知交皆翩翩有名
士下帷授經戶外滿履人各果其腹而去而入泮者十
餘人發解登瀛其首出也共仰山斗諸弟子以爲賢爲
貧而仕職司教育勤講解嚴課程猶其常也在宜陽助
劉文溪之婚娶在鄉甯免韓之良趙建中之束脩供鄭
崇儉王者佐之紙筆此高義過人萬萬也以故院道交
旌兩邑士無不服其教感其恩至有勸以賄賂交通爲
遷陞計者鄙之不爲旣而轉王授人咸爲先生抱不平
自視則否以八行訓宗藩以道義嚴取與凡事舊有常
例先生曰朝廷設官有常祿豈有常例乎痛惡之革之
自俸給外毫不染指一旦拂歸歸之日行李蕭然士論
以爲賢旣歸嗒然曰吾還吾矣杜門埽軌足不踏公府
口不談貨利手一編不輟自五經諸子莊騷左國周禮
衍義性鑑諸書皆摘錄一過數與若孫商品時藝遇有
當意者手自錄誦如諸生邑令舉鄉飲賓禮請爲之一
赴而止曰吾不敢多上人也鄉評以爲賢優游桑梓者

八年忽痰發而卒享壽七十有八配喬氏遷高曾祖姑
享壽八十有一丑吉月日葬於城南之原是爲今上二
年壬戌春三月之朔也其子姓生卒及配懿行載之誌
中不具論喬遷高曰吾襄山川紆鬱民愿而俗樸代有
卓行君子興焉先生蓋其人耶彼其才學豈不能以顯
當時躋崇廡先炷獨沉抑冷官遺佚窮困終其身而不
悔也蓋助猷雖不見於世而皜行文章教化孚於人心
悅而佩服不忘者如孔阿徒弟子也當不止郡邑有口
碑鄉閭有月旦矣洵足關人倫而師來禩也不賢而能
若是乎賢者之行安得不表哉表之以俟後之人過而一
式焉

鄭參軍仁甫墓表

翁正春

鄭公友周字仁甫毅軒其別號世爲定襄縣人父東暘
字啟明通六經耀鬢宮附增以子貴封員外郎教誨鄉
里四十餘年內多成就公性好註作每事必念天理人
咸謂曰子孫必有高大門閭者配馬氏封宜人生三子
長藩周終庠仲維周登萬厯己卯舉人未士而卒季友
周卽公也幼穎悟家貧能憤發讀書日記數千言年十

四入泮沿年十九學業更進名播晉陽弟子及門受業甚衆成就者三十餘人辛卯登鄉薦明年壬辰試南宮遂舉高第癸巳初授保甯理刑三年刑清政簡開重刑九人徒流輩不可勝紀委署潼川捐俸金紙贖買谷千石開義倉鑿義井招撫逃亡民口作歌謠頌聲載道士民立生祠甲午雲南典試不以萬里煙瘴爲苦願以得賢報國爲心丙申吏部咨訪考選海內理刑公居首丁酉以內艱回籍避城市居鄉龍門喪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三年寢苫枕塊衰衣素食己亥禫除補南京甯國理刑建立亦猶保甯庚子留都取書二一房貴州取書一房惟以文先到者爲從抵貴陽完局復宛陵片紙不到長安權豪不知名姓是有刑部一轉公處之泰然到都中當事者始知品格知素履遂遷春曹公處之亦泰然到部掌太醫院印太子乃發皇票差官取藥公堅執不與宦官卽趨馮擢菴處宗要菴謂公曰倘太子一怒禍及吾輩權移挪借何如公答曰如有禍予一人當之回報太子知反稱慙直於是名滿京都正人敬服癸卯冊封周府丙午升員外月內轉郎中丁未升四川副使彼

時川中士宦堯臣閻宗川大亂赴任至中途喬軍門一
劄催往建武鎮守不須到省上任公聞卽統領大兵一
萬由川東深入不茅會夷兵捷二十餘陣收天臺壘二
十處在安堯臣奪奢氏印仍付奢氏清淨地方安撫人
民樹戒碑夷地夷人觸目遠竄南土始得安枕喬撫台
乘機故開疆土以圖廢子公力止之恐勞民傷財大拂
初心將公掩滯不叙然公論難混考察天下卓異清官
三十餘公居副使首己酉進表回籍所得俸金半分子
侄族人流離聞風相歸故里庚戌轉神木下車地方荒

亂軍士不甯且城近虜穴日驚邊報公治兵有法禦敵
有策功名獨擅苦與衆同諸夷膽服三年竟無侵擾方
撫摩將卒加惠人民然世情專惡直道難容南科掛議
公忻然解印而歸關中按院畢懋康曰白璧微涅何足
損其真體仍着參政俸金公廉僅供日用囊無餘錢恬
淡自安思沾一疾全歸正寢實萬歷癸丑秋七月十四
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劉氏封宜人子男二長宏烈號清
宇勤儉持家義方訓子以增生克國子娶梁氏次男宏
允號中宇

工部虞衡司主事齊公墓碑

劉嗣漢

公世居襄之龍門里兼業耕讀詩書之澤至公益大乾隆丙辰上御極之元年公以恩科中鄉試第一余亦附公榜兩人相得甚洽公官京師卒於官余聞訃甚痛卒後十餘年將謀葬事以墓碑屬余余又痛因應之公爲人謙雅溫謹時以和氣飲人使人對之躁釋矜平讀書性質穎粹解悟深敏以故嗜學不厭他人未讀之書不惜多方購取博而能得其粹發而爲文清真秀雅得意時超忽清鮮令人有御風凌雲之想是時風氣自

丁未後競尙豐肥效尤者排偶堆塚不可救藥余亦私心不然自公以雅正得元而文風爲之一變是亦大有功於文事也乙丑中進士分主工部虞衡司事公能職隨兼通倉總督辛未丁外艱服除補原官是時公方強仕益勵清勤堂上深加獎勵同鄉東閣孫文端公雅善知人謂吾鄉中大有建樹者屈指兩人公與其一而公遂溘然逝焉爲可惜也夫以公文章學問可以式靡示訓詩可登作者之壇或散逸不收恐不得以見後人功名事業可以有所表見而不永其年以竟其所施且未

生子此則余之長嘆太息而痛哭於公者也嗟乎嘉禾
難植而易摧蔓草除之而復滋時禽徧天下鸞鳳之出
曠百世不數見芝蘭之生逾旬已萎蓋天地清淑之氣
不能長久物理固然於公乎何憾公諱建中字懋軒號
鹿園元配趙氏生一女繼配邢氏未生公卒與如室某
氏矢志守節以服姪某繼公後嗚呼公亦可爲有子矣

自記碑

劉嗣漢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無所謂碑也自孔子題季札之墓
有碑之名後世益盛其事然多假他手未必皆實昔裴
晉公自爲像贊陶淵明自作墓銘明劉忠宣公墓碑亦
自作恐後人張之也予竊有取焉予祖父母父母懿行
既有碑無庸再述祇述予生平予爲父母晚子鍾愛殊
甚恃愛而驕疾言遽色不自檢點清夜憶悔痛憾無地
予幼年病弱父母愛護不忍嚴督兼以貧冗已亦自廢
其後稍知讀書以蒙館分功書亦難購雖倖科甲而學
問一無所就後任知縣一年一騎回家變還部借銀百
兩雖無貪罔而才具昏弱聽斷委未至今不敢自慊再
補汾州教授循分稱職守拙安貧惟幸聲名不敗嘗念

古人臨財可否之辨如數黑白毫無牽累自己止嫌擾心恐玷廉恥因而不取本亦不能如是而已一生教學五十餘年前後遠近入館近二百餘人雖不無所成就然勤與嚴處時覺有欠是以晚有兩子皆受姑息之害惟是敗理傷化喪心失恥狡詐欺滑損蠹陰隲之事性本不近然亦恐恐畏懼不敢有犯則固生平之所自信者每思前人陰德一同田產宜勤積累不可虧耗勤儉謹慎小心畏懼能爲良士良民即是慈孫孝子此則我之欲告後人并所望於後人者也

中議大夫李公獻柱墓表

祁寯藻

曩篤初通籍讀書庶常館與定襄李子畚戶部居相隣交相得也子畚質直勇於爲善篤心重之亟稱於同邑李舍人舍人曰吾故與若同第知若深其嚴君獻柱先生隱君子也蓋有義方之教焉道光十年寯以省親歸而子畚適丁父憂明年以事至壽陽聞我太夫人病迂道過問今年寯丁母憂奔歸子畚則服闋以母老不出將請終養寯益重之且自愧恨未幾子畚丁母憂既葬走書屬寯爲文以表墓曰碑謹具嗚呼寯聞於舍人者

久已其奚敢辭先生諱猶龍獻柱其字也其先世由馬
邑遷居定襄之西河頭村至先生十二世世有隱德曾
祖海祖彥俊事繼母以孝聞考天性太學生 貤贈奉
直大夫先生爲人寬厚和平犯而不校讀書能見其大
以童試第一人入泮文章淹貫諸家然不汲汲於名中
年慕嘉善袁氏立命之學以養生植德爲本凡先正格
言口不絕吟手不絕書得石天基家寶集晝夜披覽孳
孳慕義如饑渴老而彌篤嘗著家塾誨規一卷哀集前
言往行平正簡易山陽汪文端公歎其有裨教學序而
乘之以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
有七以子官 封朝議大夫配喬恭人同邑士族勤明
慈儉睦族恤下後先生四年年八十一而終道光十四
年十一月十六日合葬於村西大谷洞先塋子三長通
經次正經次鏐經卽子畚也嘉慶丁丑科進士戶部郎
中女三孫錫祐錫祥錫福曾孫六銘曰

烏庠先生樂道以全生不忘生以徇名幼而學如日出
之光老而學成如長日之加益而不知其長懋懋模模
抱其遺經而厥嗣以昌非以其無近名耶故能永其名

烏序先生

自撰墓碑記

李鎔經

墓有碑碑有記由來尙已定例五品以上官得用螭首
龜趺予荷 國恩忝列郡守宜有螭首碑然世之撰碑
記者率皆身故後其子孫乞當代名公作爲美詞所述
者祇已著之名位而於未著者或弗及也且盛稱懿行
而於其瑕疵則諱而弗宣也昔人有自撰墓碑者余仿
其法爲文以勒之石予幼承家學七歲入塾九歲爲文
十七入泮十九補廩是年丁卯登賢書戊辰巳巳辛未

連赴禮闈不售乃發憤日拈一題自課兼溫經書甲戌
薦而未中乙亥正月得喉疾誤服寒劑久而弗瘥丁丑
入場尙攜藥壺竟登第鄉會試重文進士則重字字工
者多館選予字不工以部屬用簽分戶部山東司行走
道光乙酉補貴州司主事丁亥升廣西司員外郎是年
冬保送御史六部及翰林二十餘人保和殿考試 欽
命題一論一策予取第三歷來引見凡取前列者必記
名僉以爲必得御史矣及引見竟失之此余之命蹇者
一也戊子三月考試差四書經文各一篇試帖一首予

詩已脫稿復易之次日恭讀 御製詩三四句卽原稿

三四句也向使不易當無不取者此予之命蹇者二也

庚寅升郎中冬月隨 欽使赴兩淮查辦鹽務年底京

察蒙係一等等不料次年正月在江南差次聞訃丁父憂

同事亦有由郎中得京察者差竣覆命旋獲放道予又

失之此予之命蹇者二也辛卯春回籍守制癸巳掌教

晉陽書院尹竹農鄂雲浦申鏡汀三中丞俱蒙優待甲

午丁母憂丁酉服闋赴部補福建司郎中戊戌截取繁

缺知府己亥四月蒙 恩授江西建昌府五月出都行

至浙江一病幾殆九月抵任辛丑三月奉 旨調任吉

安六月履任吉郡爲衝繁疲難之地素號難治而錢糧

尤疲官此土者不三四年輒掛吏議先是辛丑夏有

旨命各督撫保舉人才予在建昌時蒙錢伯瑜中丞趙

竹泉方伯均青眼相待中丞謂予認真辦事有守有爲

方伯謂予安靜而不廢弛既奉 命保舉方伯勸中丞

卽開列員名入告而中丞以方有退志未及入奏比中

丞引疾新任吳中丞至保薦數人予得與焉不料 諭

旨以摺內措詞未協置之不議逾二年又保原保數人

仍獲與皆升秩而予爲忌者所軋竟復失之至丙午春遂以帶征處分去官此予之命蹇者四也去官後引見蒙恩仍以原官用例歸部銓時捐輸屢開選期難卜予遂不作出山想而年已六十矣計服官中外二十餘年屢有可升之機而不獲遂日者嘗推予命辛金生於夏令未免落空且集劫爲害雖有好機會必有駁雜相隨一生不能稱心如意豈數固然耶然使予識進退之宜化福躁之失勿以言過激而觸上官之怒無以詞過忿而失同僚之歡當不至如是也蓋予之爲人見事不早持論多拘恃以爲必得也而不意以滿而損恃以爲我愛也而不意以數而疏心不能虛氣不能和言不能謹救人每從於井用人不覺其欺此所以入世多阻尤悔時形也雖然世之才高于我學過于我而不得一第不得一官者比比矣我豈敢有奢望哉余老矣不復能成就德業所望後之人讀書必求心得作人必法古賢四書所言字字反躬體認文清公讀書錄摘要尤務實力遵行非特寡過之方實爲利用之道處窮處達皆不可斯須去也是爲誌

楊烈婦碑

周展親

代州人

楊氏定襄人居鄉時夫傭工婦辟纆嘉慶辛未年荒鬱鬱無生計乃徙代僦居城東一日夫樵歸餒甚婦支菽工於隣煮菜羹食訖療作曰益篤婦祈天願以身代俄夫殂氏質衣具棺殮亦不食明日投井死拯起衣密縫蓋懼辱體也遂以蓆葬聞者莫不心惻當夫之甫歿也氏泣不已或慰之曰人盡夫耳何自苦爲氏憤然曰余不幸貧甚不能葬夫於舅側心已若割敢有他志以辱泉壤於是拔所佩簪折以示衆曰所不與夫合葬者有如此簪衆知無他意婦以壬申年四月十三日殉節年二十二與夫合葬於代郡城北義塋內夫爲誰傭工張萬富也郡人士慕其節損貲修墓勒石命余爲之記

定襄縣補志卷之十一終

